



光影

青绿间传达心灵世界

霜枫酒红



2022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文艺晚会现象级别的节目《只此青绿》，不仅让观众看到了当代中国舞蹈艺术的美与创新，也让大众形象地面对了青绿山水画作《千里江山图》——原来在水墨山水作品之外还有如此震撼人心的作品。因此，从提升公众艺术素养、传播传统艺术的角度而言，《只此青绿》同时兼具了媒介的功能，生动地向世界推介了名作《千里江山图》和中国青绿山水画。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于2021年8月首演，半年里就巡演18个城市50多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这部舞台创新作品以北宋画家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为灵感创作，以“展卷、问篆、唱丝、寻石、习笔、淬墨、入画”等篇章为“诗剧”轮廓，由一位现代故宫研究员以展卷人的视角切入，让观众跟随展卷人走近画家王希孟的内心，徜徉在充满传奇色彩的中国传统美学意趣中。

《千里江山图》是北宋少年画家王希孟18岁时完成的重彩青绿，纵51.5厘米，横1191.5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是迄今为止最长的以彩色为主的山水画。《千里江山图》绢本，无款，根据卷后蔡京题跋可知为王希孟所作。蔡京所题为“政和三年闰四月八日赐。希孟年十八岁，昔在画学为生徒。召入禁中文书库，数以画献，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诲谕之，亲授其法。不逾半岁，乃以此图进。上嘉之，因以赐臣京，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从这段文字不

仅可知画作的作者，而且明确王希孟是宋徽宗亲传弟子。画作被皇帝赐给宠臣、京城第一大书法家蔡京。画作用概括精炼的手法、绚丽的色彩和工细的笔致表现出汴京周边壮丽山河——当然也可理解为祖国的雄壮山河，写意的中国画不会那么具象地对应地理山水之实，入画的都是中华大好河山。

《千里江山图》气势恢宏，位列中国十大名画，公认为青绿山水画的巅峰之作，表达了中国人的山水哲学和自然观念。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文艺表演节目中，惊艳世人的画卷就是《千里江山图》。2017年9月至12月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千里江山图》对外展出引起轰动，观众排队长队只为一睹真容。也就在2017年12月，中央电视台文博探索类节目《国家宝藏》第一期与观众见面，重点介绍《千里江山图》，“此画气象磅礴，吞吐山河，简直就是宋代的国家纪录片，堪称宋朝版《航拍中国》。”陈丹青曾评价王希孟：“通常成年的成熟的大师，喜欢做减法，也就是所谓取舍和概括，可18岁英年的王希孟呢，他是忙着做加法。人在18岁年纪，才会有这股子雄心和细心，一点不乱，不枝蔓，不繁杂，通篇贵气，清秀逼人，那就是他的天赋了。”

一般认为，中国传统青绿山水画依附于传统价值和哲学思想，在色彩上一直遵从中国价值观念的引导，从诞生之日起

就受到佛教、老庄思想的影响。2017年“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的“东晋至宋：金碧辉煌”单元中，首先展示的就是敦煌莫高窟第285窟主室南壁壁画“五百强盗成佛图”、第217窟主室南壁壁画“经变”、第103窟主室南壁壁画“经变”、第159窟主室西壁南侧壁画“五台山图”（复制品）。“五百强盗成佛图”创作于北魏分裂之后的西魏，纵124厘米，横654厘米，描绘了《大般涅槃经·梵行品》五百强盗成佛故事。山石以石青、石绿、白色、黑色等颜色染成，部分山峰上青下绿，中间有过渡色，具有很强的装饰性。另外3幅为唐代画作，体现出没骨青绿山水的表现方法和特点。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之一，包括宗教思想、民间信仰在内的社会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影响着民众的生活、政治，也影响着文学艺术等。后世从云冈石窟石雕、敦煌莫高窟壁画、出土文献等观察当时的社会心理、价值观之际，也能看到包括石刻、书法、青绿壁画在内的艺术形式的流变——一个佛教逐渐完成中国化的时代萌芽了山水画的重要一支青绿山水画，而且成形之初就呈现出磅礴之势。当时，画中山水多作为人物画的背景出现，处于“水不容泛，人大于山”的阶段，作为背景的山水树石均有着色。到了唐代，开始出现青绿、水墨山水画并立的局面。李思训、李昭道（“二李”）的青绿山水

画标志着中国山水画的完全独立并趋于成熟。研究者指出，唐代敦煌壁画中的青绿山水背景在技法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以莫高窟第217、103窟南壁壁画“经变”中的青绿山水为代表，显示了中原地区的影响。而张大千正是在敦煌苦守3年，临遍莫高窟壁画才摸索出了重彩青绿山水。

青绿山水画有如此历史和成绩，但在中国绘画批评的传统里往往认为青绿山水不是高品，而文人写意画才是画中正宗。这种审美和批评的思维定式缘于人们把元明清以来盛行的文人画定为传统本宗。时代变迁、观念变化，如今青绿山水画在传承与创新中逐渐展现出更多的特色，在全国美术作品展出展出的作品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近日还在数字媒体上看到柴京津等大同籍军旅艺术家的青绿山水画，自有韵味。

绿水青山是中国自然山川带给公众的直接视觉感知，青绿山水画是对中国自然山川“以色貌色”的最直接艺术表达。今天，青绿山水画正被再次认识，还原给人们一个多元的色彩世界。无论是春晚舞蹈《只此青绿》，还是展出历代画作，推动公众重新审视从南北朝走来的青绿山水艺术，皆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华文化，还原中国山水画完整面目，建构当代山水画审美意趣。山水，承载牵动着—个民族的心灵世界；美，是那么深厚多元。



《长城长》彰显文化质感

民间传说，节目借助传统戏剧河北梆子，现场演绎了《孟姜女送寒衣》片段；借由民歌《走西口》，节目解锁了长城沿线中“杀虎口”相关知识内容。

“长城长，长城两边是故乡”的节目口号，对应团结统一、开放包容的长城文化精神内核，“故乡”二字包裹着浓浓的爱国情怀。56位参赛选手的数量设置与56个民族相统一，不同身份、不同着装的选手们在节目中各显风采。打破地域、行业、年龄限制，《长城长》发起的不仅是一场长城文化知识竞赛，更是地域间长城文化传承与守护的“接力”。

节目现场，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参赛选手汇聚一堂，切磋交流；节目之外，《长城长》节目组对长城沿线15个省（区、市）的长城资源调查员、国内多位权威长城专家进行了探访，以视频形式为观众讲述不一样的长城故事。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内蒙古长城资源调查队队员丹达尔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老牛湾，为观众介绍了内蒙古境内长城段情况。作为全国种类最全、长度最长、修筑历史最久、修筑朝代最多、分布地域最广的长城段，在这里，它与黄河文化相交融，有了“长城与黄河握手的地方”称号。嘉峪关长城博物馆馆长、长城资源调查员张晓东，在有着“天下第一雄关”之称的嘉峪关，为观众讲述、模拟了古丝绸之路中，官员、使节、百姓出入关口的必经流程。

脚步丈量、科技助力、资源调查……透过《长城长》节目的延伸，长城文化被更多人触摸、熟知，屹立不倒的长城所传递出的深远精神内涵也由此向着更远、更广的地方流淌。选自《学习强国》

《一江春水》的足与不足

《一江春水》是由高启盛执导的女性犯罪题材电影，围绕一对姐弟的日常生活展开，讲述了洗脚城按摩工蓉姐和弟弟小东原本过着平凡琐碎的生活，直到小东的女朋友阿静怀孕，才将平静如水的生活打破，同时揭开了蓉姐隐藏多年的秘密。影片以生活的真实感建构故事发生的场域，铺陈情感。这种真实感既得益于导演的把控，也很大程度上依靠演员的演绎。正如第十五届FIRST青年电影展对《一江春水》女主李妍锡的评语：“演员诠释自如又克制，在语言与生活的细节中逼近真实。”这种逼近和描摹呈现在电影的细节里，变成了故事的肌理，脉络分明又栩栩如生。

影片中的“日常”是琐碎而细腻的，姐弟间没有绝对的冲突，他们是彼此依赖的命运共同体。或许在一般的故事里，弟弟的出格和反叛可以变成未婚先孕的边缘青年故事，也可以变为拒绝高考、偏离“正轨”的叛逆故事。然而《一江春水》将这些情节统统包裹起来，弱化成为一桩桩日常事件，变成生活的涓涓细流，既不强调，也不回避。即便影片中偶尔有正面的肢体冲突，但转瞬之后又恢复到姐弟的日常生活。对“戏剧性”的弱化处理，体现了导演对待生活的态度。

对性别议题的讨论使得这部影片吸引了更多的关注。《一江春水》以3个代际女性为样本：18岁的阿静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渴望过上“有安全感”的生活；年过半百的田阿姨终日生活在愧疚中，照顾着自己瘫痪的儿子；女主角蓉蓉和她的朋友金花在社会的夹缝中生长，全心付出，默默承受。但是影片展现了女性的现实处境，未触及她们的真正困境。这是影片暴露出的最大问题，即它试图进入性别话题，



最终只是徘徊在了门外。

《一江春水》中还呈现出当下国产电影的一个面向，那就是将类型电影的元素引入叙事中。比如电影《风平浪静》《热带往事》将案件变成影片的外壳，以此铺陈其“人文”内核。这无疑是有挑战性的，它是类型的被使用和被改造。类型是最易于识别的视听语言，比如《地球最后的夜晚》《南方车站的聚会》《罗曼蒂克消亡史》《白日焰火》等电影都很好地使用了某一类型元素，使得影片极具视听特色，让人过目不忘。《一江春水》的宣传中有“女性犯罪片”这一关键词，该片在FIRST影展也拿到了最佳女主角奖项，这显然成为了影片的最大卖点。影片的最后段落将空间拉回了东北，气氛开始变得凝重，皑皑白雪下覆盖的“秘密”逐渐被揭开。案件、逃脱、救赎等要素统统叠加在最后10分钟，这样的操作显然是突兀的，其症结在于影片在营销层面的定位与成片之间的关系是不清晰的。当然，这有可能是有意为之。创作者和资方将影片定位为犯罪片，为的是迎合大众的兴趣点和影院排片；而另一方面，贯穿本片的“日常性”是与类型片的“戏剧性”相背离的。我们在创作者、资方、市场的撕扯中看见了很多国产影片身处的两难困境：在艺术表达和市场回馈的夹缝中生存。创作从来都不是易事，我们期待导演在挑战中的成长。 王文